

集部

午亭文編卷三十九

大學士陳廷敬撰

書

與畢亮四書

自某少時聞百里内有賢人畢先生力耕養親及仕則以庶能聞於天下所著書悉古文奇字私心願一識其人而足下既從仕四方某亦羇旅於京師無因緣相見

自以忝竊文字之職感足下之行義居常私念不得以事業功名自表見然猶不敢不以廉隅節行自砥飭曰恐畢先生不比數之也在京師時守官奉職退輒閉門不願妄從流俗交游朝士中多不識其面其有賢於人行能學藝絶異者則未嘗不求與之友與足下生同鄉至以一相見為難其為歎慕何如耶前年冬足下應博學宏儒科至京師其時杲直禁中晨入而夜歸也又不獲一相見今年夏始識足下於山中乃以慰吾殷勤之

顧馬伏見足下親耕於野蠶於堂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辛苦顑頷不自聊之色吾又以悲足下之為也昔樊遲請學稼圃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及觀古之人伊尹之於有莘諸葛亮之在南陽皆以躬耕顯名於天下為後世稱述夫豈不以聖賢所遭出處進退豐約之勢有不同而惟其道之所適然與孔子稱顔淵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又自言疏食飲水樂在其中然則足下之所為有可樂而無可悲者也向所願求與之交者

舍足下其誰與承惠教所選制科之文因便示及某再拜

與劉提學書

某昔者備員國學嘗獲同事辱執事相推重之雅謬自砥礪以求副執事之所稱許自是諸生頗知有論道講學之事而終始不渝者不敢忘執事切劘之勤其後執事在列曹自非朝會公見無因相接僕性寡諧而執事復嶽嶽自重其自待以待不肖者出尋常交際之外以

此愈益思仰客歳跣奔子舍聞執事拜督學之命苦出
餘生竊幸國家為多士得人而輓近學校之頹風可以
釐正而革除也澤州晉之南鄙地僻遠而其居陽城山
中學使措施不易得聞見頃知已蒞河東將有敝邑之
役敢布所懷於下執事幸留意焉當澤州盛時州試童
子可二千人上之學使者千有餘人州所隸縣如陽城
試童子可千餘人州再試之上之學使者亦六七百人
其三縣高平陵川沁水悉號為最盛今澤州應童子試

者不過二百人陽城四十五人陽城如此三縣可知矣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矣學校者人材之藪淵人材者國家之楨幹而一旦衰落如此是可歎也且今天下之士盡聰明才智之人也既已離去詩書又無恒産弱者不免為饑寒流離之人其强者不敢保其不為頑梗難化之輩國家留意教化屢下

詔旨而人不知書自絶其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謬違者也凡若此者其患始於進額之太少其弊成於請託貨

賂之公行令進學額數人耳而貴富有力之家輙攘之以去單寒之子淹抑坐歎白首無聊或至改業身為工賈苟且自活罔顧禮義所關民風豈其細故則亦豈非吾士大夫之自有以致是哉尤可悲者天下在學生徒寥寥焉減昔十之七八矣司文者既不以教養為心又從而摧辱之剥削之其謂之保等者取其貲保其不出三等者也又最甚者其始故置劣等揚言於外不肖州縣學官為之通關說賄而後置之三等謂之拔等前此

諸公多有行之者執事清嚴公正萬萬無此事誠慮有意外請託或捐名招揺者若不慎其端而絕其流終恐為清名盛德之累而於官方學校兩失之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之意豈不大相逕庭也哉伏望駐節之次嚴飭官屬凡有前項舊弊痛加埽除至於矢公矢慎務援真才則執事自有鑒別無俟溷瀆清聽顧自念行能無似自褢先淑人葬事廬居壠阡即家事亦皆屏絕不問恒懼獲罪名教不敢以一字通州府犯禮經不語之戒

而獨念此一事在朝廷不啻三令五申而建言者亦嘗連章累牘舉世所嫉而貪昧之風究未衰止每見覆轍相尋奚忍不一為告語於下執事是以茫茫然忘其言之愚狂以至於此也伏惟執事大破情面力革陋規不勝祝願至於盡言招尤自取悔辱實不敢苟避惟冀照察不宣

與守令學官紳士書

廷敬頓首言考試一事請託公行其來已久思挽積習

人微言輕不足取重當事今兹不揣為學使者特致一函伏計大賢君子必有同心令以書藁附呈清覽以白區區鄙懐惟願郡邑賢侯及我紳士或以書達或以面言共致此情主持公道不勝顒望又聞投遞書扎過付財賄大半出於學官學官者朝廷教養士子之官非為學道作牙儈而設也今之君子必不為此倘有流聞公憤難犯為此冒昧謹白

與里中鄉紳書

廷敬謬惟學使者試士一事朝廷洞悉獘源著為法禁布之令甲士大夫人人能言之不惟言之亦皆心知其非而或身自蹈之知其非而遂為之貨賄顯行請託無忌學校之地公然為貿易之場此乃國典所不宥而有志之士忿悁含怒之日久矣此窮則變之時也廷敬自知力薄言易然輒不避怨悔為學使者專具一函已使使致之矣竊念郡邑鄉達高賢同心者衆擬以傳帖白其事以為吾儕先自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以責人亦

欲請鄉先生人人共達其情於當事夫而後可以取信決其從違俾知非廷敬一人之臆說而遠處荒山恐不及遍致謹以原書並傳帖呈到倘令人分致焉幸甚望甚

答徐宫贊書

足下聞太夫人之憂也某親承賢昆季容色毀瘠每一瞻對感動銜泣及奔赴出國門觀者哀歎自别以來輙往往欲失聲而哭也居幾何時頓罹先淑人大故自惟

天降割罰孽自己作悔往追憾莫由自解旣歸抵舍疾
至大困經云不勝喪不孝𥱼可勝言哉憶與足下昆季
同抱終天之恨其為荼苦當悉此情重勞使者遠涉情
文備極北望稽顙以謝伏審還
闕以來台候康豫德廣
聖天子方倚毗文學之臣草土視息之餘不能無厚望
於大賢也某自去歲冬獨處荒原依栖丘壠實不忍一
旦捨去而歸去冢墓十許武居人兩三家在山峰遼阻

之間雖收兒耘叟罕見蹤跡澗下有虎穴虎孳息其中某為飼虎文具特牲告之謂母墓在此虎宜避去其後虎果不來未知其後果能遠去否也險遠可悲如此又年凶人饑盜者習為椎埋之事疊訴所在官司不勝捕誅每夜深宿冢旁操挺刃與盜為敵其可怖畏又如此亦何忍一旦捨而歸也幸所在盜猶能有人心竊聞其語曰陳子母墓也戒勿犯得恃以無恐荷敎愛之深恐欲聞知臨書不勝哽塞

欽定四庫全書

與汪鈍菴書

去歲居荒隴之側得健菴徐君書已知足下予假歸吴中後得手書甚悉是時雖居隴側已釋服故得為歌詩作五截句奉懷且以自道其有終焉之志也今年八月奉父命再出故嘗善病於路轉劇十月抵都下補舊官事數倍曩時益不任其勞率嘗杜門斷客不知者曰孤介或云傲物其實皆非也自歸而居三年數承足下手書相問存輒不即奉答葢不得以草土姓名時達京國

後足下既里居僕僻處晉鄙非通達無由寄候皆有辭以自解今居京師郵書易致而多疏闕此直以嬾故耳姚生公車來辱翰教意懇懇有加又不即答書嬾益甚不足復責茲託健菴寄候祥後學為古文近百篇今録呈者求指教截句并録奉覽思仰不宣

答立齋總憲論明史書

何真雖非羣雄起事之人特以據有嶺表又非佗將歸附者比可槩入之功臣傳中是以不得已列之羣雄之

後令即欲改入他傳無其類者惟有康茂才似可相次然康茂才初起事蹟差小又與真不類不若仍舊卷似為得也今以二傳呈鑒定或别有見祈示之不悉

又荅立齋總憲書

昨偶不克赴局殊辜良約顧辱枉存又不獲奉教且感且悚恩恩過日不能以時會晤深用悃然承諭何真入康茂才後亦可為類即望移置並改删論賛李思齊入明玉珍諸人後也擬得一藁或恐未盡又其未歸命時

事已載元史竟畧之則無原委書之則不免複見専望
裁正也又事畧中據俞本紀事録以斷臂事為宜得實
而太祖御製祭文謂其善終似不應隱覆若此故不取
尊意以為何如徐壽輝别立一傳於義當爾即望命筆
並奉去陳友諒傳一卷其論賛又須改易也謹復不具

答友人書

古之立言者多矣其可傳者必其知道者也若其道之
弗知言不足以傳審矣雖世降學衰罔知決擇傳於今

有純有疵幸而有知道者不絕於世其不至為所擯抑棄置者蓋寡矣某於此處茫然實無所見安敢語於著述之事哉而先生蓋知道者乃亦為是言亦豈教學相長之意哉然其所以掖引扶誘以冀至夫知道之境者則大賢與人為善之心不能不感且用自勉也

與徐少宗伯論一統志書

一統志保定一府蓋全志之權輿百六十府之律度繩矩創始者難為功徹吾健蓰莫任此事也廷敬才力薄

少弗學且今衰鈍曾何足以語著述之事而左右於萬
一自以與健菴同被
命為此書既恧心汗顔不以讓於能左右吾健菴者今
被
命且久而以荒陋無所能自解則尸素之愆知不免矣
然以健菴壹心力勤考據發凡起例規模大定之書而
必欲逞其私意以求自解免於咎責妄加吹索則天下
庸有是理也哉語雖云泰山溟渤不辭丘垤細流而成

其高深愚者之慮千有一得然而白頭之豕野人之芹皆吾健菴之所先得乎心者顧詡詡然謂吾能左右於萬一亦何異蚍蜉之撼大樹而腐草之螢求爭光於星日也其為愚僭謬戾詎不甚哉惟吾健菴有以容之而已謹按令志之作合天下輿地人物而備載一書不患事少但慮文多顧文既多矣而猶未免乎挂漏之虞是知事貴博而文取約也葢不博不足以備事不約則不足以載博如所編建置沿革博以全史而約之行墨之

閭此昔之所無而今之獨擅者也山川則録其雄峻關梁則有繫於要害此昔之所無者而一切詠歌之辭風人之旨可以備採聽而資興觀者槩置弗録則昔之所有而失之濫今之所無而病其太畧者也戸口田賦昔之所畧今詳焉而或竟仍前代或斷自國初似應以新編賦役全書為凖也名宦人物則三不朽之業卓卓可考者以某事得稱庶能以某事某書而得名孝弟文學若都無事實而但曰政聲卓然曰讀書

樂道非所以褒前勸後也名宦既有美政可紀雖其人為賢者或以他故不得有所施設亦不必載盖既録之曰名宦而事蹟不著則名與實戾矣且賢者何患不傳而予之以無實之名耶又志與史畧相似而與史有異者史所重在人事而地理郡國其附見者也推此而論志與史各有詳畧之可言矣宗工鉅卿史所詳者志不必更詳片長軼事史不及載者志不可不載其法與史相經緯又不與史相雷同乃為得耳事取博矣文取約

矣而所貴者書法則宜古而不宜今宜雅而不宜俗如志遷擢則曰陞士子首選則曰解元曰會元曰狀元曰及第宜悉改易南昌人物不書字保定書或書或不書宜酌也舊志人物一府合載故於人名下分注曰某邑人令志則逐縣分記不待詳志而始知可以不仍前例也南昌志得之分繫之例名宦㝡難盖古之郡國非今之郡國如豫章一郡幾盡江西之地漢時豫章太守自當繫於江西布政司之後不當專入南昌府然此猶易

定者也他如一郡而跨兩省（如會稽郡今分江南浙江）一省而雜數郡（如山東江南）一郡而包絡幾府（如豫章郡）幾郡而并成一郡（如江南淮安郡）則兩漢牧守不知將何編置始得允愜此當熟論者也今之督撫藩臬鹽鹾學政驛傳糧儲提督總鎮自當列於各布政司之後一省而有兩巡撫兩布按雖分地而治亦當與統轄全省者同例雖駐劄別府（如江蘇巡撫布政駐蘇州湖南巡撫布按駐長沙）而不得即繫於所駐之府重體統也惟分巡守道及總鎮轄一二府者則隨其所駐之地

而繫之北直廵撫不繫於順天而繫於保定者所以讓尊也他省初不得以為例至北直督學亦當繫於保定也又志前朝事與志當代事自别志當代則其辭嚴重故明人書諸帝曰某陵某廟書上書報可曰特蒙施行書奄人曰逆瑾逆璫其體法宜爾今志中或一二仍其文而諸藁尤所宜悉易者此其大較也諸所欲商榷者已識浮簽於上而江西省未經論定者亦并開具如左以俟財擇焉謹啓不宣

保定府在京師正南

擬在京師西南今云在正南再詳

按唐志析木津初尾七度中箕五度當今保定府之南境據此則凡保定府東北之境清苑滿城安肅定興新城容城雄縣易水淶水皆古燕地當析木之次為箕尾分野其保定府西南之境唐博野慶都完蠡祁州深澤安州高陽新安皆古趙地當大梁之次為昴畢分野

既據唐志則南境應屬尾箕而此又云東北屬尾箕

西南屬昴畢再酌之

隋名宦張允濟青州北海人為髙陽郡丞

按髙陽自隋文開皇初已廢後並未嘗置安得有此官允濟在唐循吏傳中其為郡丞必在唐初舊一統志入唐名宦中宜從之又按清苑縣唐武徳初入髙陽郡必唐初復建髙陽郡而史失記也允濟之為郡丞在唐初無疑矣

宋名宦何承矩

何承矩只載官爵而無事實按承矩開渠屯田捍邊

卻敵甚著功績可補入也

北齊陳竒河北人常非鄭康成馬融解經失㫖因作註

釋與河間邢祐同赴名補祕書太尉

祕書太尉疑古無此官

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屬中山國後漢屬中山郡孝昌中

改屬北平郡東魏興和中置永樂縣於其地高齊省北

平郡移北平縣之名於故郡地後周以故北平為永樂

縣隋仍之屬易州上谷郡唐天寶元年改為滿城縣屬

涿州

按唐書滿城屬易州上谷郡非涿郡也

遂城廢縣晉屬高陽郡

按晉不稱郡郡應改國

瑾賊

劉瑾書名似妥瑾賊可易

魏璫

魏璫書中人魏忠賢亦得

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唐縣屬北陵郡唐初屬高陽郡天寶元年更名定州博陵郡

更名定州博陵郡應云更高陽為定州博陵郡縣仍屬

博野縣漢蠡吾縣地屬涿郡桓帝設博陵縣為高陽郡治晉改縣曰博陸仍為高陽國治後魏改為博野縣屬高陽郡隋屬瀛州唐武德五年置蠡吾州於此

按唐書武德五年以博野清苑定州之義豐置蠡州八年州廢縣還故屬九年復以博野清苑置貞觀元年州廢以博野清苑隸瀛州永泰中以博野來屬元和十年復隸瀛州後又來屬則改置應改復置益武德五年已置蠡州至八年而廢九年又置是當云復置不得云改置也

博野縣宋雍熙四年置寧邊軍景德初改永定軍天聖七年又改永寧軍

按宋史景德元年即改永寧軍而不言天聖復改更

考

明張貫歷遷貴州按察使以忤劉瑾謫官叅議

以按察而為叅議未是謫官但可云左遷

南臺御史

南臺御史不如改南京御史蓋恐疑謂明時實有此

官號耳

祁州漢安國縣地隋改置義豐縣唐中宗神功元年契

丹攻之不下改名立節

按狗忠縣即完立節二録以拒契丹同時賜名前狗忠曰萬歲通天二年今立節曰神功元年不無互異以唐史考之或當在元年而契丹攻之則在通天二年從唐志俱屬之萬歲通天二年何如

景德二年

景德二年據宋志乃元年

深澤縣元祐元年復置今仍屬祁州蒲陰郡

按蒲陰郡入金已廢應止云祁州

安州

按如意元年析河間地置武興縣後改唐興見唐地理志

此安州建置之始似不可畧

隋名官李衍以功拜安州總管

按金始為安州隋無此名今云拜安州總管恐誤

明人物郜錫

凡書歷代官爵悉用其時官號為雅如明無中丞今

云既拜中丞之類或一易之

高陽縣後魏為高陽郡治隋開皇元年廢郡以縣屬河間郡十六年於縣置滿州大業中廢唐武德四年復置滿州貞觀初又廢縣仍屬瀛州天寶元年屬河間郡

按唐史瀛州郡河間郡蓋一郡而二名耳今既云仍屬瀛州不必更言屬河間郡矣且考唐志止云貞觀初屬瀛州無天寶年更屬河間之文

楊忠愍

忠愍刑於市非死獄中

江西省宋書云領郡八

按宋書領郡十非八也遺建安晉安二郡

開元二十一年分為江南西道採訪使

按江南西道初屬採訪使至乾元二年設洪吉觀察使領洪吉五州後添領信江二州建中間陞節度府旋廢咸通中復為鎮南軍亦廢置不常是江西一道設觀察之時久而設採訪節度使之時少宜於採訪

使下補舊觀察之廢置
元和郡縣志云領郡八
按此正江西觀察所領若採訪使所領則有十八郡
非止八也唐藩鎮志江西觀察領七州而無饒州然
郡縣志所載如此而韓昌黎滕王閣記亦云江西觀
察領八州豈唐史未及詳記耶
饒南九江道贑南道
此分守廵道也不如保定志列於駐劄之府為妥

桓冲譙國龍亢人江州刺史後監江荆諸軍事在江州

凡十三年

譙國譙應作譙冲下不書事考晉史張駿叙督護趙

毗北叛冲遣將討獲之不敢專決生殺請上疏須報

皆為江州事也可補入又按晉史桓冲始為江州刺

史後監江荆軍事至桓温卒遂以冲都督揚江豫三

州今但書刺史監軍而不書都督似挂漏且晉史所

謂在江州十三年者以桓温未卒時而言若以温死

後冲為都督通計之則不止十三年矣

蘇孝慈洪州都督

按隋時諸州有總管而無都督又史孝慈傳亦言為洪州總管而不云為都督也

魏少游

魏少游為觀察使畧不載其政蹟則似不必載諸無事可紀者倣此例

元明善江西左丞

按平劉貴時明善為江西行省掾董士選為左丞非明善也且明善終其官未嘗為江西左丞應改正

解敏

一無事蹟但云政聲著聞則此類似可去

鄭岳

逆濠應改宸濠

南昌府武帝太康元年置江州

按晉史江州之置在惠帝元康元年此應改正

隷江南西道

注云領縣六增武寧豫寧也按唐史武寧即豫寧葢本名武寧景雲間改名豫寧後復原名未甞析為二縣也考唐志洪州屬縣尚有新吴則所增二縣乃新吴豫寧非武寧豫寧也

乾元二年置南昌軍六年廢

按南昌軍廢於元和六年六年上添元和字

太平興國八年割建昌縣

割建昌據史乃太平興國七年又太平興國六年置

新建縣宜補入

豫章太守

兩漢之豫章太守猶六朝之江州刺史唐之江西觀察也似宜與江州觀察同編布政司之後至改洪州後則凡為守者皆可入此

殷羡

羡若不屑為人致書宜却而不受既受之矣而投之

於水輕薄不已甚乎此事正足為戒安可入名宦宜削之

據前志如張育英趙鼎皆有官蹟宜補入

名宦

按前志所載明之名宦如張子明胡本惠張本張翥祝翰汪頡吴嘉聰龔孟龍陳紹儒汪佐王天性丁應壁十餘人皆有政績可書而張子明之忠烈胡本惠之廉仁前志以為明之賢守第一何都不載耶且自

萬歴而後前志所未及記俱應酌取補入

大業二年改豫章為南昌縣

按隋史止有豫章縣而無南昌縣唐書武徳五年始析置南昌若隋時已改南昌唐初又何必析置乎此處宜再考

羅從彦

仲素以春秋中庸論語孟子之説授李愿中愿中傳其學於朱子此其大者不可不書

宋太平興國元年置新建縣於洪州

太平興國元年宋史作六年

元嬰都督洪州時建閣成命至封為滕王因以名閣

按史貞觀十三年封弟元嬰為滕王至元嬰為洪州都督則在高宗時受封已久且以理言亦不應以已之國號名樓此乃仍一統志所記非事實也應云唐高祖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人因以名閣又謂明時以其舊址重搆額曰西江第一樓按一統志滕

王闈外自有西江第一樓今合而一之未審是否

謝一夔

一夔乃廷對第一似不應僅云及第且及第字亦未雅又按前志人物如宋之潘興嗣趙康明趙汝暨元之湯霖明之盧淵陳安魏默丁鍊魏桀郭昇丁以忠似尚可採入

鄧以讚

會元及第似未雅按宋史會試第一人曰禮部試第

一殿試前列者曰廷對第幾似可從

隋文帝開皇九年廢巴山郡併豐城入廣豐屬撫州後屬洪州仁壽二年改廣豐曰豐城

按隋史豐城縣以開皇九年廢至十二年復置曰廣豐今云併豐城入廣豐則豐城雖省而廣豐固在十二年安得復置廣豐也豈廣豐在十二年之前亦經省廢乎再當考定

朱全忠以父名城改豐城曰吳皐

按五代史全忠父名誠

王季友

按季友事見於朱長孺注杜子美贈詩後頗詳據殷璠評則謂其白首短褐據潘淳詩話則季友為江西觀察李勉幕僚是時勉兼御史中丞季友則兼監察御史據于邵送季友序則季友以幕僚兼司議俱無第進士及為中丞語也且子美之詩作於大歷三四年間已呼為貧窮老叟若至貞元則又歷二三十年

安得復為進士乎為進士且不能安得復官中丞乎

此前志之誤也

豐城人物

前志所載如宋之范士衡王衡仲元之熊復明之范

衷李裕范兆祥劉華甫熊卓陸時通朱概尤表表者

今皆略去似宜酌增

揭奚斯

奚當作傒按傒斯累官翰林侍講學士不應僅書編

修初授之官又徯斯以詩文名世及修宋遼金三史

似應載入

舒芬

廷對第一不應僅書及第按嘉靖初芬為修撰諫昭

聖太后誕日停止命婦朝賀逮訊而無哭廟事又楊

慎王允正等以爭大禮不聽撼奉天門大哭是時芬

已即訊恐不與此且哭於門非哭於廟也

宋書有豫章侯相屬豫章太守無豫章南史宋追封王

曇首為豫章縣侯子僧綽襲封豫章縣侯又謂晉為豫章宋為豫寧

按武寧縣在晉齊隋皆稱豫章惟宋書稱豫寧而王曇首傳亦云封豫寧侯然自王僧綽襲封時已稱豫章豈縣在宋初嘗改豫寧而後仍名豫章耶再考

與汪鈍翁書

與足下别久矣昔别壯也今髮蒼蒼齒揺揺矣以吾念足下知足下之念吾而不謂其非舊吾也日月逝邁道

德不進修名不立竊禄於朝欲如足下托跡丘園不受當時之責烏可得哉易傳有云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每誦斯言頭面赬熱汗流浹體誠不自禁其愧且懼之動於心也御史大夫古之三公之職也位可謂卑而任可謂輕耶位不卑則受位難任不輕則稱任不易知其難與不易而尸位曠任焉顧念名義其可泯然默居而但已耶此其所以既愧且懼之動乎心也傳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念

國家厚恩尚欲因事納忠報酬於萬一未敢便決然為自私之計也漢唐人拜官輙數舉賢以自代朝廷視舉多者往往進用語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舉葢亦因是可以察其舉者之賢否而知其所舉者之才葢嘗蓄此念矣今世卿大夫士鮮自重至使世疑其沽名聲少實用是以遲迴於中而不果也足下讀書樂道如天雲卷舒其視僕為何如耶古之聖賢莫如孔子孟子孔子孟子所遇之時最難而終不肯少貶其道變其所說而易其

所守今朝廷清明

聖天子在上而直以卿大夫士之不能自重取疑於世為解者吾誠不知其何心足下其謂之何耶足下所樂者孔子孟子之道孔子孟子所遇之時如彼栖栖皇皇游於列國諸侯卿大夫之間未嘗一日不欲行其道不敢於山林泉石偃然俯仰與世遂絶也今足下所為乃異於孔子孟子矣且

主上親拔足下於儕流疊有恩禮視衆人為獨厚或未

宜如此而遂已也足下竟何以自解耶久不通書問因風畧及惟裁擇而教之幸甚

答魏無偽書

李君来得足下書意甚勤厚以愧以慰足下名賢子胚胎休光耳目濡染得於心被服於身者將遂致其用於世以大其施僕樸樕固陋學無師法少日好為辭章無用之虛言又以才質所限不究於成遂復廢罷雖縈繫簪組自度材力無經世之用常有山林之思欲得一意

靜坐纔補小學一段工夫乃令問於僕所以立身行已者豈非執盲者而問之途在僕詎不可愧也耶顧所以為慰者以足下名賢子耳目所見聞得之心行於身以致用於世者非僕所敢望而猶歉然不自滿假雖以僕無所知識無所成就猶勤勤懇懇下問如此此其進益寧可意量至使不肖如僕者亦得蒙被光采以自託於一日游處之雅使忘其譾劣或亦奮竭其不肖之才以得稍進於道此其所以為慰也雖然承足下之問而僕

無一言以答之則幾非愛助之意亦望足下養益深學益進益廣大受之地至於擇善之精固執之一足下所親承於父師者非僕所能窺見也在足下勉之而已矣僕近來殊無意於為詩雖偶為之亦不能工足下年正少詩已工如此後之日益工者寧詎止於此耶以工於詩者求進於道又豈僕之所可望者耶詩卷𨽻留小遲附內尊翁老先生未敢專啓望致區區之誠惟以時保攝以慰思念不宣

與王薛瀫書

歲之除夜讀足下見僕二錢説榷關監督劄所為詩二章且吟且思至於終夜喜不能寐歲之元日朝退暫憩署中意益感奮因自强於善念錢之用為廉為恵介在取與又為一錢説一篇以廣其意夫以足下之才雄於述作詩則清越秀美中於法度而其意指之所存主於勸導規誡與人為善僕之所為誠不足以當歌詠之萬一而竊自喜者謂為知僕之心也僕麄踈頑鈍無以自

立於世雖欲竭其愚不肖之力自度無有可合於時惟是冰兢自持所不敢變壞者區區之心而已耳孔子曰不患人不已知老子亦言知希我貴而僕謂足下知僕之心為可喜者豈有所私見哉以足下與人為善勤勤然動僕感奮之意而堅其為善之心也使僕不聞足下之言不有以動其感奮之意堅其從事於善之心則是僕之可憂者莫大乎此今幸而知感奮矣堅其心矣謂之可喜亦豈不然乎昔穆公問於子思曰縣子言子之

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為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為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僕之意亦猶子思之意也雖然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孔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亦望足下有以勤攻吾之闕而已自足下而外不知吾者多矣不知則必毀吾亦豈能避之哉能勿悶焉盖不敢不以聖人之道自勉也

與韓佚園書

分袂以來七易年所時有人至便問興居極知佳勝前接手書記存情文備至筆札之工有加於昔伏讀數過千里外遂如覿面可勝歡慰生平知交落落如吾兄者能復有幾異時林山泉石歿老餘閒闔門學道性命之友舍吾兄其又誰與此往日之素心倦遊思歸繫念彌切仕宦之味今已飽嘗迂怪成僻比昔更復可笑雖身嬰塵網此心如坐深山堅白自守誓不取公家一錢已

習慣自然人亦不以為異不以為同如世間無此人也
葢自昔家世所遺薄有治生之業節身儉用足供朝夕
以此都無求於世而二十年來蕭然皆盡矣然守其困
約不敢變者亦實不能也葢其平生性質不能以其所
不能者强之使能此與吾兄三十年寒牕燈火時所深
知而篤信者也亦何足道哉然每念吾兄家居澹泊亦
竟愛莫能助故人知我但區區鄙懐不無自愧亦惟故
人愛我是以具道其所以然者不覺瑣瑣耳長安路回

首使人索然又恐吾兄徒有跋涉之勞斷可勿萌此意非相知之深不敢輕率及此附寄薄物唯哂存之不具

與楊都諫書

頃承見過語次及玉堦玩易篤事親孝二事僕所撰玉堦墓碑蓋專以講學槩括其生平故於玩易之篤略見之矣竊以自昔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數大聖人皆孝子也伏羲神農黄帝堯不以孝名而舜曰大孝者以其處人倫之變也益瞽瞍傲象之事聖人直以安常處順為

心天下萬世見其所遭人倫之變如彼而所處之善如此故以大孝名之然而非舜之志也孔子孟子特以此教天下萬世之為人子者曰不幸而有父母兄弟之變則當如舜之所為大孝者耳非謂伏羲神農黃帝堯之孝皆不如舜而舜之孝獨出於數聖人之上是以數聖人之孝有不必皆稱者也嘗見朱子解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謂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

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又自注云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由是言之有明道之學術不難為温公之事功至如趙無

愧徐仲車之所為則固已恢乎裕如矣玉堦之學將以求進乎至德以為道本而所謂敏德孝德以為行本以知逆惡者蓋將真知而力行焉故撮其生平而以講學為說有無俟乎兼陳而備舉者焉而玉堦之得乎已而傳於後世者已具於吾說之中蓋亦自以為此或者古人立言之體當如是也僕誠愚陋無所知識與玉堦同學久重以其孤之請而亦有所不能自已於中者故不辭而為之銘未知有當焉否也幸高明有以教之拳拳

切望不宣

午亭文編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午亭文編卷四十

大學士陳廷敬撰

頌箴銘贊

幸闕里頌有序　時直內廷特命臣與議

皇帝康熙之二十有三年是歳甲子東廵狩謁孔子林

廟先事

皇帝曰事先師禮重且嚴汝廷敬實惟予舊講臣其與

議所宜行臣從諸臣後議具上
詔曰俞及恭覩禮成臣不勝懽忭震躍仰惟
皇上聖神首出化洽萬邦君師之統千禩一時乃猶屈
己求賢詢輿訪道廣厦細旃之上冊書討研勤逾儒素
遐瞻東魯慨想宣尼希代曠古前未有也其時三事大
夫颺言曰昔者刻玉遊河披圖巡雒褰蹕之駕塗山之
會旹能焜耀簡籍垂於方來今兹萬國既同誠宜宣省
風教展義魯邦下塞衆望

皇上凝睿思延廷問久之廼曰朕慕聖道歷久於茲敬
因省方詣先師宅里其毋重煩吾民供億於是肆赦軫
農蠲租已責弘敷愷澤於天下乃歷吉日協靈辰墊廬
蹕路宮正設蹕玉輿曉升帷殿夕御前驅珠旗屬車日
羽以臨乎岱宗是時未臻夫闕里也飛旆江淮觀民設
教月屆黃鍾旋軫南陸聿來聖居覽觀山川雲物廟寢
圖書之盛嚴恭將事禮行樂奏聖歆如荅臣廷敬雖不
得備從官之列緬懷宮牆遡稽掌故太牢特祀輦自西

京寢成祼將爰及東漢貞觀定朝會之儀開元錫文宣之號器物之賜渥於廣順陪位之班詔始祥符至和加衍聖之稱承安世曲阜之令凡為崇儒重道是以異代同符若乃萬世師表之稱則與乾坤同其悠久也六經表章之澤則與日月並其光華也留鳳蓋於戟門車服禮器所未備也頒龍章於鄉校普天率土所共瞻也矞皇皇莫與京矣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惟聖體道生民拔萃德踰位兮惟

帝則聖統壹萬類位斯配兮龍飛于天周覧八極嘉鳳德兮
聖作物覩吾祀萬億視魯國兮
帝開明堂于姜于墻坐則見兮
帝會方岳東西南朔來殷薦兮
鑾車戾止鏘鏘穆穆金絲肅兮
駐蹕古亭雲霞委屬清泉瀖兮上公稽首籩豆奔走貽
世守兮暨四姓後博士童耇
恩滂厚兮賜所過租歌騰于塗惠我人兮惟

帝福我我神其安戴

大君兮莘莘髦士百爾濟濟頌聲美兮於赫

帝功與天比崇無終窮兮

聖文神武至德頌并序

惟我

皇上聖文神武躬御大寶君臨萬邦於今三十載矣維

時九垓軌道四海波澄至德所敷際天蟠地黎庶咸登

仁壽寰宇共底時和固已符合三皇功加五帝矣而我

皇上猶復治益求治宵旰之焦勞宫庭之洛儆無怠不以生民為念此與書傳所稱大禹之勤儉成湯之寛仁文王之不遑暇食若出一轍葢先聖後聖罔不同揆也夫是以蠲租減賦省斂省耕凡山陬海徼窮荒僻陋之鄉扶杖嬉遊瞻

天表聆

玉音識朝廷之德意被盛世之恩膏咸感激怗息如雷霆之鼓萬物罔不振慴其威又如雨露之沐羣生靡不

沾濡其澤盖區宇蕩平中夏肅穆有由然也至如外藩之地遼遠之區其屬四十有八部衆地大蘖牙閒生而自我

皇上建極以來治化光被四十八部之長皆謹凜震慴以為上有

聖人德洋恩普靡不得其所此真吾君吾所天也以故頓顙請命奉贄稱臣盖今天下太平數十年

聖天子功德隆盛浸灌浹洽入於人心無遠無近頫俯

首而承順者皆動於不自知而感於不及覺非威力之所加非詔檄之所廹蓋邊徼之外其願為

聖天子之民而以不得親見

聖天子赫濯之聲靈為悵悵者正不止四十八部矣乃喀爾喀曩在蒙古則雄長一方擁其部族人民十餘萬衆雖貢使絡繹而未嘗躬修臣節今者戴

天威而懐

聖德向化輸誠傾心臣服

皇上又念其僻處邊陲罔知禮教
宸衷裁決撫安激勸必
車駕親臨於是乃馭馴駿之駟乘雕玉之車明月珠旗干將雄戟糾紛交錯猗靡扶輿壯中土之英聲示遠人以文德
駕至之日諸部咸集蓋莫不覩車旗甲從而嗒然自失也仰文物聲名而忻然歎羨也慕義歸誠聿得沐
恩光親笑語而懽忭相慶也

天子嘉之隆以宴賚爵秩有差什五有制於時庭實既
陳
皇歡是式獻萬壽而喜氣緜幕醉百壺而軍聲愷康於
以靖障塞於萬年震威靈於奕葉洵超古軼今之偉畧
哉臣忝竊遭逢得侍
廷陛不能韜弓荷殳帓首韡袴躍馬以從
駕旋之時拜賀於車塵馬足之前覩侍衛之雍容見師
陳之整肅用以舞蹈抑用以自愧也而閒從扈從諸臣

得悉諸部落免胄趨風革心效順之盛事踴躍之至無以頌揚謹賦韻語紀載神功垂諸來世使知我

皇上之所以治冠百王功高千聖者蓋誠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非徒以區宇蕩平中夏肅穆為盛治也頌曰

上聖垂統巍巍皇皇仁育義正怙冒萬方時雍風動謡俗樂康邇安遠慕恩遍遐荒幅幀西東朔南萬里日月出沒至無涯涘罔不率從我疆我理

皇風震赫奮揚
天威馴梟屈虓匪德焉歸鴻澤以濡讋我
帝命咸來享之遂若厥性環翼我畿邊氓永靖
恩覃萬祀歴久逾深
帝念外服恙天所臨萬物得所予惟宅心古者天子有
適諸侯言廵所守行慶賜休兵車百萬烈烈其旂清風
卷舒交龍熊螭平沙際天雷迅雲馳桓桓糾糾羅列衛
營耳耳前驅雅雅吉行士若銜枚駿壯不鳴殷殷雷霆

川谷以震既奉
帝車亦象天陳恃力者殲從德者順弓櫜不控箙委羽鋋一農之飢飼以峙粻一夫之寒煖以襲裳扶老提稚近天子光四十八部增一曰九匪惟卌九來者恐後五十餘屬厥角稽首踰于古昔王會其圖百辟内向要荒外俱咿嗢重譯萬狀睢盱一我冠帶同我車書
帝曰汝衆朕不專有天下萬家四海為守爵賞賚予繼絶持危濯痍吹温登之皞熙如雨載霖如日初晞躑躅

謳歌舒愉以嬉惟
帝錫嘏如山如茨降百斯祥延萬斯禧醇醴萬石嘉樽
靜邁既莊以和秩秩斯筵存問齠耋
玉音朗然守約則豐克己乃賢瞿瞿兢兢若臨深淵如
帶如礪如石其磐凡玆藩長
帝訓是式毋怠毋虞毋敢失職
帝之歸來如離慈哺攀遮衮衣遠越閭伍
帝其何時更歷下土緬昔重華王畿靡遙九州雖建亦

有三苗三代之域兵甲未銷孰婉我

皇文神武聖夔伐既張干羽大定擴清疆圉恵安黎元

治成禮備功昭徳宣永永眉壽昌熾萬年

言箴

與其易爾言也寧喪爾躬喪爾躬人所同也易爾言禍不可窮也不車而裂不鼎而烹也水溺火焚情相攻也

嘅然永嘆以身終也胡不忍於俄頃而禍及生平也

動箴

天下之動凶悔吝何多也主吉而動凶悔吝如我何動以吉其後有他我其如凶悔吝何吉不易為靜以勝之天下不能有靜而無動也動之其奚宜易稱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惟君子吾與歸

虛舟亭銘

我游於人人觸而怒怒不在人觸以我故我與世游載沉載浮泝焉洄焉泛泛中流適彼萬里一葉輕蘋隨所遇遭無有怖嗔或干翠霞或栖丹壑志士宴心默往自

託自託伊何體物無方大莫之國無何之鄉方舟濟河
虛船洋洋船來觸舟渺然無人有人怒呼無人曷云不
見其人不獲其身虛舟名亭汝視汝聽

信芳齋銘

芰荷製衣芙蓉集裳靈均詒余垂華流光鶗鴂賢退彗
耀鯨藏鶗鴂之聲百草不香余獨何為顏此信芳相彼
蕭艾亦離於霜維蕢菉葹江蘺杜衡孰穢孰潔孰枯孰
榮有嘉我室竹扉茅堂扶疏荷屋窈窕葯房余獨樂斯

好修爲常春蘭秋菊年歲永康

尊聞堂銘

古人於道有見而知有聞而知有傳聞而知自孔子歿七十子散所見所聞寥寥千載其誰其見於書者所傳聞異辭博觀而求約取而思儼私淑之在兹吾不幸不生齊魯及孔子之時游夏之賢孰敢等夷我思其狂琴張牧皮俯仰百世我友我師既不可得見聞若傳聞者是亦曰聞是故尊之

慈泉銘 并序

樊山之陽高千仞未至巔百步有泉在山徑沙石間坎甃清澈味甘冽異他水不盈不涸居人兩三家汲以飲爨不見多食千人不見少百鶴阡在其東母夫人之所藏也故得名慈泉而銘之

慈山巖巖下視王屋我民錯居賴此川瀆巖巖茲山民居其巔載耕載獲以粥以餐承液生雲洑流含潤利澤之施豈適膚寸影月流天漪風肅然相我阡隴於千億

年

米海岳硯銘 并序

聞吾州有米海岳硯舊矣莫知在所素心弟於民間求得之以遺予刻文曰彤池紫霧魚龍起碧落五星共月明中窪而缺兩隅殺墨而不敗筆洵可寶也銘曰

剡有腹刻有隅隅不側腹能豬以媲德與我俱米家書世莫如石為兄是吾徒弟得此故遺余

義冢碑銘

吾所居鎮曰郭谷者連四五村居人逾千家皆在廻峯斷嶺長谿荒谷之閒地最磽瘠耕牧無所其土方數畮者絕少其狹者不可以晝遂溝廣者不可以經洫澮或土戴石或泥淖沙田既少而悉歸於有力者其子孫或世守其先人之產而重轉鬻諸人其人好力作負販俗尚儉嗇四方來居者人日益衆而田日益不足生既不能以田為事死則無所於歸即一旦不幸叩强有力有田者之門丐尺寸之土而瘞焉異時或斬鑿平治之求

若芥若馬鬣安可得古之人所謂不封不樹者豈遂若此耶余捐金置義冢得田若干畮公之貧無地以葬者余惟古者井天下之田人有分地自秦以兼并廢先王之制始開阡陌而天下於是有甚貧甚富之民至使斯人生無以養而死無以葬者暴秦之罪於今為烈也夫分井均田之法其大者不能行矣若能令豪侈之家稍知品節制度使天下甚窮之民生有所養而死有所歸無餓身暴骨之患是亦有天下及禄食者之所宜三致

思也故吾為書置冢之故而系以銘曰

記昔侍

帝狩於近郊掩骼埋胔豈惟蒐苗工官戒途誤平人冢

帝察治之仁斷傾竦顧瞻疆服時聞興嗟征骨露野戰

血染沙時予之恤孰紓予懐記

帝言動臣所職哉矧惟

國家怙冒下土眷言我民億萬以數溝壑填委道路棄

捐封狐夜齅饑烏曉餐凡我人牧孰軫孰憐樊山之原

樊川之浦天寒雨濕魂訴如語解金卜幽鬼兮宅女耘叟耕夫莫或女侮山廻峩峩川流湯湯纍纍兹墳我心摧傷我力則殫哀此衆民爰作銘詩以倡後人

宛平王公像贊

偕平星聚泰運肇啓二五儲精誕生夫子神觀挺拔才名日起受知

世祖顧問密邇

綸扉視草籌政決疑謂宜大任燕翼是貽我

皇踐阼表率憲司數奏封事正議忠規三垂不靖怙衆作逆九伐張皇中樞運策欃槍迅掃宗社磐石遂陟台衡皐夔接跡稽典定法教洽治宣黼黻衣被徧於九埏退朝宴坐泰宇翛然誰其侍側玉樹風前鄴侯既相仙骨在軀精神淵著不視體膚謖謖清舉温温德符麟閣凌烟此為之模

六公贊并序

吾鄉國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為世所稱者則有若曲

汝衛文清公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胤謙蔚州魏
敏果公象樞永寧于清端公成龍陽城故巡撫張公椿
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姬此六公者生同時皆在鄉國
數百里之内然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游夫
吾豈能友天下之善士乎哉吾之得游於六公者直以
鄉人之故耳六公之賢宜余知之尤得其實也詩曰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是作六
公贊云

曲沃衛文清公周祚

公猥以和不嬰於物如秋之霜如冬之日清廟明堂不改其節金鐘大鏞朱絃疏越

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肖謙

公起詞苑無赫赫聲清忠端亮式和且平有文有質是訓是程及蔚州公理學宗盟

蔚州魏敏果公象樞

國僑以惠公叔以文稱名責實公清最聞紹宗聖學道

集儒勳頌詩讀書百世彌尊

永寧于清端公成龍

我懷斯人流風悠邈巍峩實望磊砢節目厥芳幽蘭其堅純璞社稷人民即此是學

陽城故廵撫張公椿

嶷嶷英挺身標勝流歷顯若晦居辱不尤聲迹未墜民今思謳瞻望衡宇景彼前修

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姫

公文奇字公行奇節振玉揔金飲冰嚼鐵拂衣耕壄耰而不輟高風誰嗣生芻凄咽

任君八十像贊

我見黄石來臨峨峨峨仙禽無聲息駕庭柯貽我話言禔福孔多不辭而去客有相過手青松障一老顔酡適意與會紫芝煙蘿云何贈之黄石同科

午亭文編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謂

午亭文編卷四十一

大學士陳廷敬撰

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謚清端于公傳

公諱成龍字北溟永寧人先世仕明者諱坦有聲弘治朝官至大中丞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

中築堡于公先壠傍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絶人攻場屋應舉之文中崇禎己卯副榜入

國朝仕為羅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又猺獞頑黠不可治仕或自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吾民土惟國家所使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且羅城可遂無官耶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廬室居人數家公廨在叢篁深箐

間披草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為門牖虎歗猿擲白晝行庭中陽陽穿壞壁去公即庭中累土為几案其傍置爨一釜一盂炊烟併日名吏民來前從容問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中令行事吏民皆烏言咿嚶與之語心耳遼絕公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久皆欣然拱聽既去則據案讀書以數錢貫惡酒獨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既數月吏民樂公坦懷益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羅城民皆竄山谷而猺獞與大姓相仇殺民既失

業則阻險為盜他令或飾威規利民益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人皆自至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寧酒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為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悉得其要領編置保甲約束猺民盜皆屏跡先是鄰猺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為常至是鼓勸鄉勇將進搗其巢猺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上歸所掠人畜夫然後民

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矣每春時命兩猺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来皆挈婦子環公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嘉其勤而獲者愧其惰者荒蕪者民大勸悔稴穗被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陴浚隍招民入居新築室者公手書題額或門聯以示獎異立學宮教民其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姓者負勢不為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長吏恣為殘惡公曰此曹向皆倚

恃獰獷盜賊為之爪牙一逆其心則立致亂變是故他令多匿意阿忍之令吾威令已行民服禮教此曹可令終不悛耶會一大姓執其僮予公屬致之死公訊當與杖視之已杖矣因怒謂爾既歸之官則有朝廷法在何得先自擅刑藐官蔑法乎叱之跪將杖下之獄大姓大恐叩頭謝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為陳順逆禍福之理遂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以公事至者望籬門股栗項縮無復跳踉桀驁於公庭之上者矣三年政成臺

使者勅粤中令以羅城為法公乃牒上寛征徭疏䟽引
諸利弊所宜興罷者行之民愛敬如父母焉公自来羅
城從僕皆散去二僕病不能去旋亦皆死羅人憐公每
晨夕視問安否間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我曹供眥
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
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衆怏怏持去居數年家人
来羅人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来好將物安家去
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六千里單人擕

貲適為累耳麾使去衆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辦事外簾公布袍數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衆簾官皆美服盛飾傔從姣好公衣敝垢藍縷諸吏人皆指目揶揄之大吏夙聞公名指衣敝垢藍縷者曰必羅城令也諸吏人皆相顧愕眙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專督之事無不精當者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跡公掀髯抵掌詞氣激昂語有倫要大吏甚器重之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遷知合州公復牒

十事上幕府皆為公行之去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槖中貲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霪雨貲盡竟賴其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騶從之費公盡除習獘畜一羸馬以家僕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者顧乃欲漁吾魚吾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

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為裁革十餘事公念合州民多流亡往時新歸流户便即力役而墾田既熟土著訟而爭之以故集者復散公皆為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復三年而後同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已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間户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黄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黄麻偏界地多汊湖幽壑盜所窟巢時急盜案官文法頗緊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刦莫敢

何問公捕得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觧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有能保後不為盜者吾將貫之否則盡吾法諸父老願以身保者二人立命銀鐺駢首縶七賊即諸父老前為坑坑之盜自是驚匿嘗草笠蹇驢微行村堡以周訪山川要害閭里之情偽貫大盜責以捕盜自贖捕輒得無脫者四方来謁者無貴賤皆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所興舉悉中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攝漢

陽黄安通城事皆先絶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跡操守益自危苦惡衣疏食以圖民之急巡撫張朝珎雅重之特以卓異聞會滇逆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先停徵求時朝珎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擘畫羽書交馳師旅雲集軍資億萬皆咄嗟而具惡少憑依禁旅罔敢指問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為動詞譬理解神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徐

斂去或諜得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為證朝琇欲發兵捕而名公公言自烽警以来武黄諸巨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他盜耳若遽加兵人人恐矣跡之果無他公之鎮定知大體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寧朝珍奏改武昌時逆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勦取道蒲圻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逼近蒲圻人潰驚城郭為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居人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漲橋

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亂作朝珍謂公極知君勞苦
然非公莫可辦賊公曰聞命矣夫公知遇最深敢辭艱
乎但黄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控制七十
二寨其人剽悍善鬬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
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
吾無憂矣勦撫一以聽君需兵幾何公曰賊衆我寡兵
多適資亂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
東山之亂也妖人黄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来往興寧

山中煽惑愚民匿跡黄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名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令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時君孚亦嘗居門下後得滇逆偽劄遂與金龍潛結河南江西諸渠魁私立將帥衆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有人欲發之君孚恐事泄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黄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杲約日進攻君孚夜遣七騎斫黄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勢甚張而諸盜所在益蜂

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衆未合猶豫持兩端
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自首免罪
誣陷者即赴訴過三日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
公皆宥之賊勢大孤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
皆莫有鬬志欲即降恐見誅惟擁衆自固公度君孚倉
猝反其衆未聚可就撫若旬日黨合則難圖矣遂命白
杲鄉約一人持檄往布太守來待以不死之意度已至
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一蓋一鑼與二人徑趨賊寨未

至二里許命鳴鑼前導者行呼太守来救爾山中人君孚不虞公自来倉皇匿後山令數百烏鎗弩矢夾道伏望見公皆燃火控弦擬伺公公不顧直前賊亦卒不敢發至寨門門開公入舍下騾即廳中坐衆賊環列其黠者率衆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君孚也以舊居麾下故易曬之衆云暫出頃可至矣又姁姁問今歳山中雨暘禾稼若何若良民何作賊取屠戮耶時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無苦乎衆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賊

為脫鞾取水飲或支榻揮扇餘四圍牆立公熟睡鼾聲如雷賊驚異不知何為移時寤又謾罵君孚老奴何為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孚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深自匿及見公推誠無猜趨出叩頭訴所以激變故公為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約日而還至日盡降其衆數千人黄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於朝再命公知武昌朝亦檄公留麻城公親歴村落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籍其區之有勇力若火藥兵械者為

烟民以慤者長之曰遇警而集蹤跡疑者區長白逐之容隱者同罪於是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為賊者皆隸烟民樂為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時金龍留君孚所君孚既無所用金龍因縱之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次岐亭移檄東南區長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令忽聞以兵来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穫食少利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不如困之乃分軍軍其三面度

賊走必徑黄岡馬鞍山故不守而陰伏兵嶮巇間君申
金龍果糧絶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
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首
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應用醉漢
今定何如公酒無量嘗為簾官與大吏抵掌論事時觴
公公飲輒數十巨觥露幘揎袖酡顔瞋目而語吏人皆
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為言故朝珍云然也疏聞
晉級八月調守黄州時荆岳兵事急公外輸供億内靖

奸宄郡壤以寧十月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寧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偽劄書湖北地復大亂陳禹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士榮反永寧鄉劉啓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畈各擁衆數千人號稱十萬遥連湖口寧州諸賊約以十月上旬取黄州遂及武昌漢陽髙山大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黄州餘吏民才數百人至不能備闇析議者欲棄黄州退保麻城公曰黄州為湖北七郡

門户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興寧盧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實東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能去此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勦猶可僥倖以圖存賊勢雖衆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各區鄉勇又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别遣黄岡令李經政攻㽞業禽其父子陽邏平十一月二日率諸生及

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時千夫長百夫長李茂昇羅登雲吳之蘭以所部来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灑泣厲鄉勇以同仇之義漸次輻輳得二千人於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署甫定諜報土榮已據黄土坳公遣登雲偕武舉張尚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遂發七日尚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郤公疾馳抵尚聖營衆見公来懽譟請賞公無以應惟用言語意氣拊循慰勞衆感泣氣益增下舂鄉勇大集有衆五千人屯箭

金寨下與賊對壘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自牧馬厓分東西兩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著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尚聖攻右之蘭攻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鬭益急礮火如爆豆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衆少卻而箔金寨後民素為賊誘見我軍卻鼓掌讙譁袖出小紅旗相摩

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
公茂昇恐失公急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
被創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東甲乘他馬以進短兵
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
盡搴其旗賊遂大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
陷泥中遂被禽登雲擊賊東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
馘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檻送士
榮於朝珍公得賊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乘勝進至呂

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石陂諸賊本以士榮為盟主今士榮既禽諸賊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若淹留晷刻賊據險致死矣時諸營才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草檄有能禽賊来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而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者即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仗即良民亦誅死於是衆賊聞士榮禽既大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師至白水畈鐵爪世

虜等尚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巳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黄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黄市旗亭聞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而奏膚功此近世所希有也當此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戎交跡内患既消邉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矣十四

年春湖南兵久不解公于征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横飛旁午絡繹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嚴飭屬邑禁羡耗絶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若無兵秋大饑發廪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起公謂人心易揺宜示以暇豫與為鎮静修治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觴咏飲射其間士民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

屬何憂又以祕計禽詰奸細撫定兇黨流釁頓息會丁
繼母李夫人憂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制
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十六年制
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南連大冶興國東鄰宿
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道以公為之三奏而報可
公規復沿江墩戍繕治戰艦練習水師計禽偽官渠盜
江境肅然十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留不得朝珍
曰公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然

去楚去之日蘄黄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視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新定海寇犯漳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徵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滿囹圄每一卷牘㒒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皆已具公視之怛然謂民命所關寧以獄既成而可不慎乎時以親王主兵事語聞王令公會讞漢大臣覆録公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偘偘面折不為

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乃攖斧鑕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予公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以千計其久繫得白貧不能歸者皆給貲遣還淹滯為之一空逆亂時多掠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没為奴婢老弱轉棄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千百人計滿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譁以

為笑樂初占臣者猶衆至是皆顧化多自遣還者矣為臬司官吏懾服閩俗翕然一變未及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埊夫月計數萬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忍横派悉索耶力争請免或謂非所職何自苦為公曰設兵以為民無民設兵何為調停者復議改折公争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埊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既樂公德愛而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

庫妝公大書揭庭中命皆應時妝正項外不增銖黍即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略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卧内或繞署閒行曲房阿閣無不歷覽几案間蛛絲鼠跡一竹笥貯朝服一釜備炊爨文卷書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樣香一觔即持還去貢使皆囓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制撫交章論薦舉卓異十九年春開府畿内去閩亦如前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稱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號曰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强政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宫前詣

山陵過

闕請陛見
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勲勞聞公入見念其年老不勝步
命侍衛持席於午門中令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食並內帑金天閑馬
御書手卷及
御製詩一章既數日
山陵還過
闕又

賜鞍馬一匹益自是

隆禮異恩不可殫紀是年冬請歸葬母夫人得

俞旨數日

命總督江南江西單騎孤裝如赴羅城時方公之節制

兩江也初被

命即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翦除豪

吏大猾隱蠹舊獘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覩墨吏日數十

驚出見白髯偉軀長者輒膽落謂為公微行公亦數微

行以實之檄郡邑條具便宜皆為興舉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厚自奉美服游冶聞公來公私皆争衣布褐布褐價騰貴而賤綺縠文繡公知人心漸即於善遂專用德化誨導之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第其甲乙以示褒貶自雞鳴至夜分不休寢食為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刻耶所以為此者

冀其見聞知警歸於廉慎吾雖盡瘁國家所得不巳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起視事達旦時上下貺遺都絶端午日遣視寮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相餽者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吏民安恬有歌笑而無詈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旅輻輳闤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垂涕者公之清嚴忠直勤勞

國家利濟民生者大較如此二十三年春被

命廵海還護理安徽江蘇兩廵撫印四月十八日晨起視事未出户疾作名諸司語不及家事端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敧倚顔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瓦瓮米數斛鹽豉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錢日至者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地哭盡哀公鞫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於家至是皆奉以來櫬歸士民數

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水聲如不聞公之得
吏民之心江寧人謂數百年来無能如此者士民立祠
於清涼山如黄州之赤壁云訃聞於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東巡還謂内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叙官方首
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褒揚故江
南江西總督于成龍操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廵幸江南
延訪吏治博採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為今古第一廉吏

應加褒卹為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具聞於是
集議加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罔替由公以來士之以風節著
者皆知慕傚公則豈獨公之為幸也與公剛介沈毅彊
力多智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應變無方葢
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勳而著令名焉
初東山亂時劉君孚為逋逃主黨羽甚衆公欲用其力
而實患之會黄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金賞之

衆皆不平謂君孚匿金龍何反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其黨以為然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益疑君孚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而公又因以縱間離其親屬君孚計益窮遂鬱鬱以死其坑七盜也其魁初以盜降為游徼每進見公輒賜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為吾盡心禽盜吾貫罪旌汝一日又見賜之酒問羣盜數名魁唯唯不盡言因復飲之竟醉矣出公微服伺之魁意得甚與其徒大飲肆

中出槖中籍歷指其名別其勤惰狡拙公悉覩聽之明日召魁盛賜之酒食遂益歡恃無所忌復大醉放意盡言諸盜狀公曰吾聞汝槖中有籍可取視否匿不肯出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若此行不可立於人世矣宜速歸曰小人從公復何歸公曰汝歸黃壤耳乃惶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一兩俾寄其母立斃之公自得其籍按以緝盜無不得者公嘗曰人命至重上天好生自非精察確訊若冤殺一人便應

以命償之故多徒步獨行或策蹇疾驅雜田夫旅人中偵聽野籬邨店樵牧童叟之語以是疑情細事無不如犀燃燭照遣使往察事人亦不敢欺也而往往覺額哀矜多所減宥一日逮一盜盜觳觫甚公曰吾知汝已改行矣汝傳語若黨改行與否官必知之賞誅隨之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竊者公訊之曰汝竊也未至死汝所知某某皆巨盜罪應死然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羣盜聞之皆大畏斂跡一營弁餽餉軍前其弟無

賴子也久客歸而是夜盡失其餉遂執弟歸之官弟不勝拷掠因誣服株引平日交游市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以江防来謁巡撫偶舉此事公曰無贓則案終疑且數千金何得遽盡乎巡撫曰吾固疑之今以屬君公承命祕其事不發越二日引衆囚至署訊即釋去復巡撫曰江夏盜案無一人實者問囚安在公曰盡釋之矣巡撫大驚恚公曰囚被刑已極若再訊即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上讞須得真盜

留此屬何所用之巡撫問真盜安在公指撫軍帳下一校曰盜主家也縛以付公公曰衆盜數日可盡致也既數日果皆就縛贓在校家封識如故巡撫問公何術能爾公笑謝而已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閱囚數十人當斬公察知其枉白王王下其事獄詞六七返不決公度此終不得即脱即取因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梏凡囚臨刑給食脱械衆囚謂即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寃已白令歸復業乃驚喜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

滿漢吏方有事至公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羅織之風少衰當事聞因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惟善用人所蓄游徼及降盜恒撫以恩威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先白公帶間繫一布夾袋得盜名即投其中自劇賊偷兒蹤跡畢具探袋中名勾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去之公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酷墨吏未可去也公自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皆古人成法第因時宜行以誠心求耳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

式臨或曰天鑒在玆葢往往夢寐與神明通故其斷獄制事亦若神有相之者公既苦節好施于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之償歲饑得俸多少悉施與不顧已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飢更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為之襍以黍炒糠令微焦屑之粥垂熟入糠屑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此法為食兾得存餘蓄以濟飢者客皆不能堪為公强食之有膏粱子不下咽公謂之

曰貧苦士之常富貴人之幸今民不飽糠籺而汝忍獨飫肥甘乎若不節食及人吾罰汝賑飢矣時人謡曰要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来省及行署中有一醃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謡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謡云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拈薀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為準楚酒半壺價五釐故云爾公軀幹脩偉紅頰隆凖美髭髯精神炯炯四映平

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讌終日畧不拘忌及當大事若羣議會讞有所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為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羮言娓娓不倦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即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顔商確務盡事理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其喜怒哀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嘗語人曰人當惜福為子孫留餘地布衣蔬飯享受無窮膏粱紈綺實不能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畢詞

斷紙皆可以感人心輓習尚不悉載載其與友人荆雪濤書書言羅城事畧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猞狼之種帶刀執鎗性好鬬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以十八年之官選授後親者不以為親故者不以為故行李蕭條次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所其人忼慨好義反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

可自給勸之勿仕成龍時年四十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古人利不苟趨害不苟避之義何為也俯首不荅王亦黙知其意揮淚别去抵舍别母及妻兒典鬻田屋得百金擕蒼頭五人頗勇壯可資瀕行族屬老稚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曙矣大兒廷翼為諸生已久猶謹朴如處子以田産文劵歴歴付之但命之云我為官不管汝汝作人莫想我而已拜别先祠不覺腸斷門内外但聞哭聲不復回顧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獞

而餐烟瘴也行及湖南冷水灘卧病顛連扶掖陸行至桂林謁上官見羸體伶仃驚憫特異皆勸以善調治勿亟赴羅城抱疴之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不知消磨何所矣病幾危苦孽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尚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䎵連界行至沙䎵遇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即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場瘴雲慘淡苦霧凄迷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入縣中居民僅六家宿漢壽亭侯

廟支牀周桓候背後永夜不成寐明日到縣庭無門垣草屋三間東斷為賓館西斷為書吏舍中闢一門入亦屋三間内孱支茆穿漏四無牆壁欝從中来病不自持一卧月餘從僕環向而泣了無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有陋獘清察釐革自以分死一官而已命不須累及僕從黄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救無幾何一僕死餘僕皆病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

恨諸僕無罪何苦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伏義大言若今生當死於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即生亦何為餘僕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邉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笑而已無何蘇僕亦死其年逃僕歸家大兒續覔四僕来而三僕又前後皆死止存一僕晝夜號咷如風魔欲遣之則一人難以遠行且此僕歸則孑身更苦無奈其思歸日切遂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

夜枕刀卧牀頭樹二鎗以自防然思為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猺獞雖頑無可取之貲亦無可殺之仇也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勉强為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擕鎗咸遵無犯間有截路傷命無蹤盜情必務緝獲隱昧情事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上官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招擬解省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羅城雖安而地與柳州西鄉接境其人祖孫父子生長為賊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為

艱置之高閣竊自思漸不可長身為民父母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合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而擅兵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矣但奮不顧身為民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渠魁俯首乞恩講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獞人不畏殺惟以剝皮為號令而鄰盜漸息至是上官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為多事

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絶悲痛如切已廣土謡云武陽岡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甚憂之葢人既和謡不驗矣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自數年来本非為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二食或日一食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脚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

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杯中之為酒為淚也回思同僚諸人死亡無一得脱與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槩也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余昔過上谷公自言一生得力在令羅城益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以見公之志焉余見公時當公巡撫京畿逆旅深夜執余手而語有知己之言葢康熙二十年冬十月也後七年公孫户部郎中準從余游得公

傳畧及軼事𥝠文學掇而為此傳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指名者也予為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嫗往来侍御家間嘗讕語云某不愛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嫗時三百二十年餘矣而嫗能稱說之葢當時名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為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嫗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文清公周祚魏敏果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

公天下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間夫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為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嫗之稱揚公者可無以余文為也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既多賢人之迭出於其鄉而又嘗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名臣之烈湮鄉先生之蹟咎莫重焉故次敘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操行亦將以

為取斯也

午亭文編卷四十一